

百 家 园

张景岳和法应用四宜析微

张景岳在“古方八阵”之“附古方条序”中说：“病有在虚实气血之间，补之不可，攻之又不可者，欲得其平，须从缓治，故方有和阵。”又在“新方八略”之“和略”卷首强调：“和方之制，和其不和者也。凡病兼虚者，补而和之；兼滞者，行而和之；兼寒者，温而和之；兼热者，凉而和之。和之为义广矣，亦犹土兼四气，其于补泻温凉之用无所不及，务在调平元气，不失中和之为贵也。”综上可知，景岳所谓“和法”，乃是一种缓治之法，主要针对表里寒热虚实的复杂证候，脏腑阴阳气血之偏盛偏衰病情，综合运用补、泻、温、凉诸种治法，以实现调平机体元气，使之恢复中和之最高目的。张景岳提出临证宜施用和法者有四，试析于后。

1 病兼虚者宜兼补以和：人体津液代谢，与肺、脾、肾三脏的气化功能及三焦的水道作用密切相关。若肺失宣降、脾失运化、肾失温煦或三焦决渎失职，则可致津液的敷布失常，致精微不布，停而生湿，聚而为饮，凝而为痰。而痰饮之成，与脾关系尤密，因脾主运化水液，脾若受病则运化无力，遂致水湿不行，停聚而为饮为痰，故先贤有“脾为生痰之源”之名论。故痰饮之治，多以运脾和中，燥湿化痰为常法，二陈汤为其代表方。但若兼见脏气亏虚之象者，则当兼补以和之。如湿痰内盛而更见神疲肢倦，纳差便溏等脾气不足之症，轻者加用白术以益气健脾，新方苓术二陈煎（猪苓、白术、泽泻、陈皮、半夏、茯苓、炙甘草、干姜）是其例；若脾虚甚者，可再加人参以补脾益气，如六君子汤，共奏益气健脾、和中消痰之效。又如肺肾阴亏，或老年血衰而患湿痰中阻，则又当兼补肺肾精血以和之，用方则如金水六君煎（二陈汤加熟地黄、当归）。

2 病兼寒者宜兼温以和：脾为阴土，喜燥恶湿，气升则健；胃为阳土，喜润恶燥，气降则和。其间润燥相济，升降相因，则中土调和，而后能受纳水谷，运化饮食，输布精微，营养周身，为后天之本。若中阳受损，阴寒内生，脾胃失和，则纳运失司，升降淆乱，而见胸脘满闷，腹痛腹胀，呕吐泄泻等症，治当温阳散寒以和脾胃。古方如人参汤，新方则如用治寒湿伤脾、霍乱吐泻及痰饮水气，胃脘不清，呕恶胀满等症之和胃饮（陈皮、厚朴、干姜、炙甘草），以及功能温中散寒、燥湿健脾之苍术丸（茯苓、白芍、炙甘草、花椒、小茴香、厚朴、苍术、补骨脂），皆属兼温以和之的方例。

3 病兼滞者宜兼行以和：《难经·八难》指出：“气者，人之根本也。”强调了气在维持人身各脏腑的正常功能与其间协调配合，以及发挥正常人体生命活力方面的重要作用。若气的运行阻滞，或运行逆乱，或升降失调，出入不利，就会影响五脏六腑，上

下内外的协调统一，而致生种种病变。如气机郁滞，升降失常，即可致胸痞、脘痛、呕吐、疝气等病症，治当调畅气机，解郁散结之行气法以和之。如用治气逆食滞胀痛之排气饮（陈皮、木香、藿香、香附、枳壳、泽泻、乌药、厚朴）即是其例。但因气滞涉及之脏腑不同，病情兼夹各异，故于应用行气法时尤当注意配伍：若兼虚者，当伍补虚之品以和之，如芍药枳术丸（枳术丸加赤芍、陈皮）之重用白术以补脾，热阵中暖肝煎之用枸杞子、当归以补肝肾；若兼瘀者，当伍散瘀之品以和之，如因阵通瘀煎之用当归尾、红花；若兼寒者，当伍散寒之品以和之，如和胃二陈煎（二陈汤加干姜、砂仁）与二术煎之用干姜；若兼热者，当伍清热之药以和之，如因阵固胎煎（黄芩、白术、当归、芍药、阿胶、陈皮、砂仁）之用黄芩；又如挟食滞者，可配用山楂、麦芽消导以和之；兼水停者，当合用茯苓、泽泻之渗利以和之。

4 病兼热者宜兼凉以和：火热为病，或上炎、或内结、或生风、或动血、或劫阴、或食气，均可导致阴阳失衡、脏腑失和而显现复杂病态，治须清热泻火，凉而和之。如用治积热闭结，小水不利，或腰腹下部极痛之大分清饮（茯苓、泽泻、木通、猪苓、梔子、枳壳、车前子）即是其例。鉴于火热之证有在表在里之分，气分血分之异，虚实寒热之别，脏腑偏胜之殊，故其遣方用药务期审慎。同时，火热之势有轻重，病人体质有强弱，故于兼凉以和之际，应注意掌握药量要适当，以防寒凉之品用之过早或用量过当，而致凉遏冰伏，恶邪不解，或过损阳气而成中寒之弊。

四川省乐山市人民医院(614000) 刘盛斯

四川省中医药研究院 喻德福

《红炉点雪》的灸学思想

龚居中，明代医学家，字应园，江西金溪人，曾任职于太医院，对内、外、儿等科都有所长，著有《红炉点雪》、《外科百效全书》、《幼科百效全书》、《小儿痘疹医镜》等书。《红炉点雪》刊于明代崇祯三年（公元1630年），共4卷。卷1、卷2论述癆瘵各种主证、兼证的证治；卷3介绍治则与杂证补遗；卷4为灸法及却病秘诀和注意养生调息等方法。书中卷4“痰火灸法”虽篇幅不多，但言简意赅，见解独到，从中可以看到其灸学思想。

1 承前启后，充实和发展了灸学理论

历代都有相当一部分医家认为艾灸属“火”“热”之法，将热证及阴虚者归属禁灸之列。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，在《儒门事亲》一书中极力主张热证禁灸，他认为：“热症用灸是两热相搏，犹投贼以刃，以热投热，毋乃太热”。此论在当时的医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而龚氏在书中对癆瘵亦以水亏火炽金伤立论，提出益水清金降火的治疗原则。然而他却极力提倡灸法。在此情况下，提出“痰火灸法”似乎与其立论、治则相悖。其实，灸